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臣傳卷六

宋 王當 撰

僖公

周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

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章之色爲眛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夫兄弟之怨不懲於他王其不可棄之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又弗聽初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乎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

周師獲戻王出適鄭太叔居于温戻乃以其屬死之

虞宫之奇

宫之奇虞大夫也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宫之竒存焉對曰宫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之竒諫曰晉國之使其辭卑而幣重乃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荀息里克帥

師會虞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非德民弗和神弗享矣神所馮依將在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之

奇出曰虞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在此行也晉不再舉矣十二月滅虢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執虞公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宋司馬子魚

司馬子魚宋公子目夷也宋桓公疾大子兹父固請曰

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

孰甚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一年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隳之不可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楚知雖殺宋公猶不可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明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荀息

荀息字叔晉大夫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諸外府也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宫之竒存焉對曰宫之竒之為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息假道虞公許之夏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復滅虢而

滅虞息牽馬操璧而前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獻公使息傅奚齊公疾使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告息曰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九年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于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周内史叔興事襄王

内史叔興周大夫也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叔興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不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

之

鄭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齊桓公會于甯母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宋伐鄭楚成王救鄭敗宋公于泓鄭文夫人芉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夜出文芉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

卒於無別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又弗聽及晉文公即位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叔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詹同乃命勿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晉慶鄭

慶鄭晉大夫也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父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弗聽初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十五年秦伯伐晉晉惠公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鄭吉弗使戰乘小駟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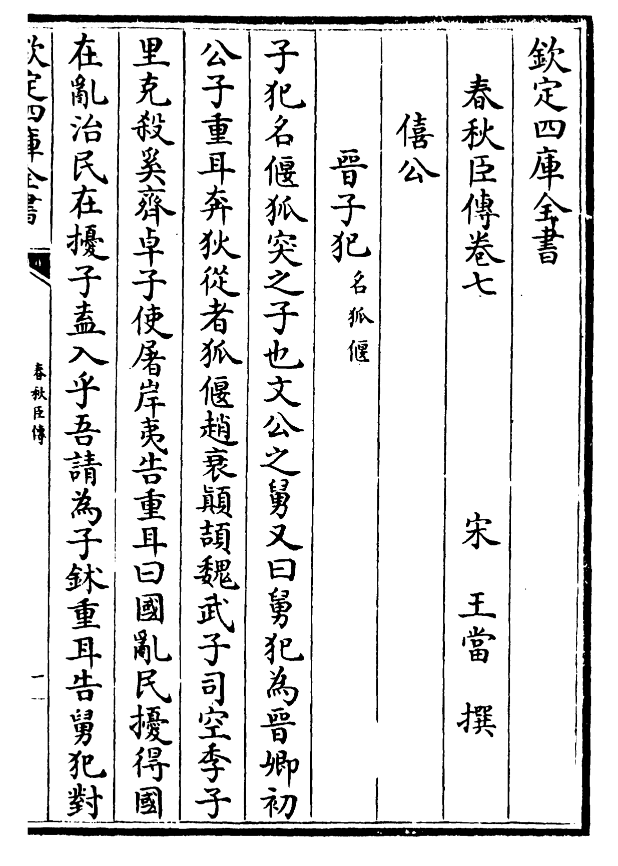
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蛾析謂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鄭而後入

賛曰富辰不憾愎諫而能殺身以為君可謂仁矣親親仁也斯固富辰之所能為也宮之奇諫非不善也而其

言以暱廢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宋襄公用鄫子于社無人道矣而欲以仁義之戰屬諸侯此詩所謂志大心勞求之者非道惜乎子魚之不為國也公羊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文王唯不喜腈醢諸侯所以能征諸侯也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公以奚齊託荀息荀息以義折之亂庶乎沮不知出此區區以復言為信此與尾生何異周内史博聞明識每有其人豈習於先王之典邪邛明以晉文公不殺叔詹史以謂殺之傳之誤也以

文公之不殺寺人披知其必賢於詹也

春秋臣傳卷六



春秋臣傳卷七

宋 王當 撰

僖公

晉子犯 名狐偃

子犯名偃狐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為晉卿初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對

曰不可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以導民今不哀喪而乘國難因亂以入不哀喪是必樂喪樂喪則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則必怠德是喜怒哀樂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出見使者辭焉秦穆公乃使公子縶弔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穆公乃先置公子夷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先王安安而能遷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慧以有謀趙衰冈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過楚楚子玉請

殺之戒王請止偃王曰不可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二月辛丑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以師迎王王入于王城

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
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
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
戰而霸文之敎也晉侯侵曹又伐衛楚救曹衛子玉從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大敗楚師

晉趙成子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晉卿也耿大夫之弟也初從公子重耳如秦子餘曰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

已也必先從人云云秦伯享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賔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中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猶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矣退一舍而原降使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命衰為上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又齒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又使衰爲下卿辭曰欒枝貞愼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郤穀卒先軫代之狐毛卒復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遜社稷之衛也廢遜是廢德也

晉臼季 名胥臣

臼季晉大夫胥臣也亦曰司空季子文公之奔臼季從焉適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

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别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黄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火成成而異德

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畏黷黷則生怨故娶妻避其同姓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陽處父傳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瞽

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昬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刑于太姒比于兄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宫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和柔萬民非專敎誨之力也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

瞶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文公五年胥臣卒

晉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大夫故曰韓氏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晉先軫

先軫晉卿也邑于原又曰原軫秦師襲鄭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父追之不及狄伐晉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魏犨武子

魏犨晉大夫也是為魏武子祖曰畢萬公子重耳之奔狄武子從焉晉文公及曹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乎臣聞之禮賔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不聽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遂爇僖負羈氏晉侯怒欲殺犫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殺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𨚫子顆事晉景公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顆之子頡是曰令狐文子景公使為卿曰昔克潞

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郤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

晉呂甥

呂甥姓瑕名飴甥字子金食采於陰秦之獲晉惠公將許之平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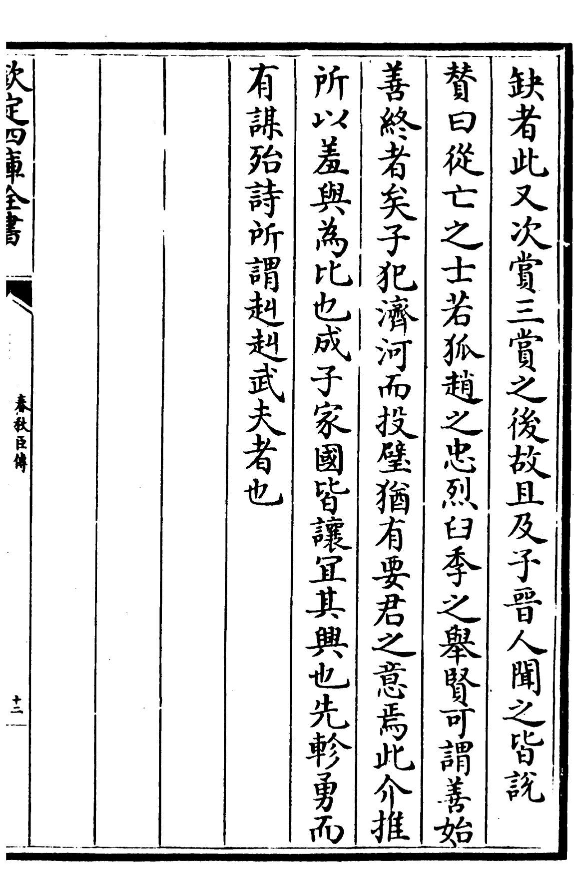
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舘晉侯饋七牢焉

晉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之推推不言祿祿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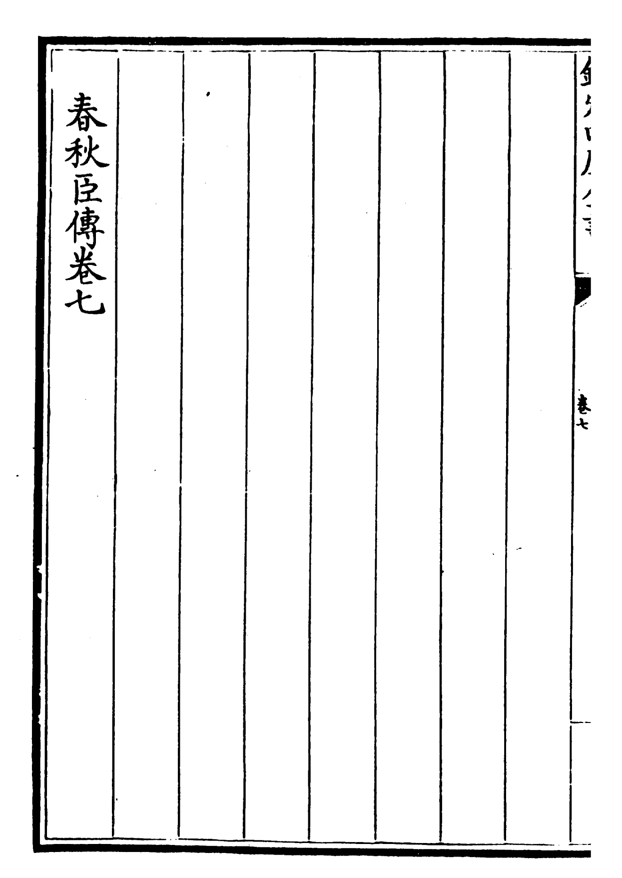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之推田號曰介山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時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臣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



缺者此又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贊曰從亡之士若狐趙之忠烈臼季之舉賢可謂善始善終者矣子犯濟河而投璧猶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與為比也成子家國皆讓宜其興也先軫勇而有謀殆詩所謂赳赳武夫者也



春秋臣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八

宋 王當 撰

僖公

晉郤成子

郤成子名缺晉卿也父芮誅缺耕于冀胥臣舉之以爲下軍大夫晉侯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以一命命缺爲卿復與之冀宣十一年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

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初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文十四年鈌帥師革車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若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鈌曰非吾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鈌為政秋廢胥克使

趙朔佐下軍文七年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衛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衛卿也踐土之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武

入守及晉人復衛侯武子與國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初晉文公使醫衍酖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三十一年冬

狄伐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公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

宴令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不可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遂歸晉侯是歲晉又饑秦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穆公之用百里孟明子桑之舉也君子謂之能舉善

秦孟明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秦違蹇叔之言發師襲鄭晉人與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

獲百里孟明以歸文嬴為之請於晉侯晉侯舍之及還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文公二年春孟明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

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謂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為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楚成得臣 字子玉

成得臣字子玉楚令尹若敖之後也事成王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啓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楚

子圍宋明年春晉侯伐衛楚人又救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請戰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復使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魯公子遂

公子遂字襄仲慶父之子也曰東門氏文二年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昬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十六年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懿公故盟于郪邱明年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宣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八年六月如齊至黃乃復辛巳卒于垂是日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贊曰胥臣之舉郤缺郤缺之廢胥克庶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也終之胥臣畜怨禍延三郤故知喜怒以類者鮮矣管仲奪伯氏得不為賢哉甯武子之守義執禮何其知也至衛侯之出而能屈身以全君此孔子

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子玉子反之喪師固有餘責然孟明荀伯之敗而秦晉宥之子玉子反之敗而楚殺之此霸之所以分也𠫵縠之敗以君勤遠畧而將各有心非專二子之罪也然非子桑貞子之言亦無以收後效古之進賢受上賞不亦宜乎楚無二臣之言而加以子反子重之責祗足以速其死楚真蠻夷哉

春秋臣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九

宋 王當 撰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禽名獲展無駭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

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卒敗于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逺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閔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襄

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遂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

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敗赤狄滅潞以

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爲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温改

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

譽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之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

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寛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禄與車

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葢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賛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機慮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之謀賢矣哉冡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閱爭權嚚訟下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春秋臣傳卷九

春秋臣傳卷十

宋 王當 撰

文公

晉范武子 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蔿之孫士蔿生成伯成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爲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卒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郔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㝠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燮魴燮有傳魴是為彘季悼公以為卿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

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冡季平其宗

初叔向告趙文子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與之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干行獻

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
雖老晉之大政從咨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
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
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爵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鞌齊人歸

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搴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搴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

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
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
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爲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
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乃許魯平赦
季孫襄五年十二月辛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

牙賜酖死季友立其後爲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鄋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凡弟三人泆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横九畒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鄋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

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

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
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
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
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
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

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為中軍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云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七月晉侯飲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宋城元爲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鄭公子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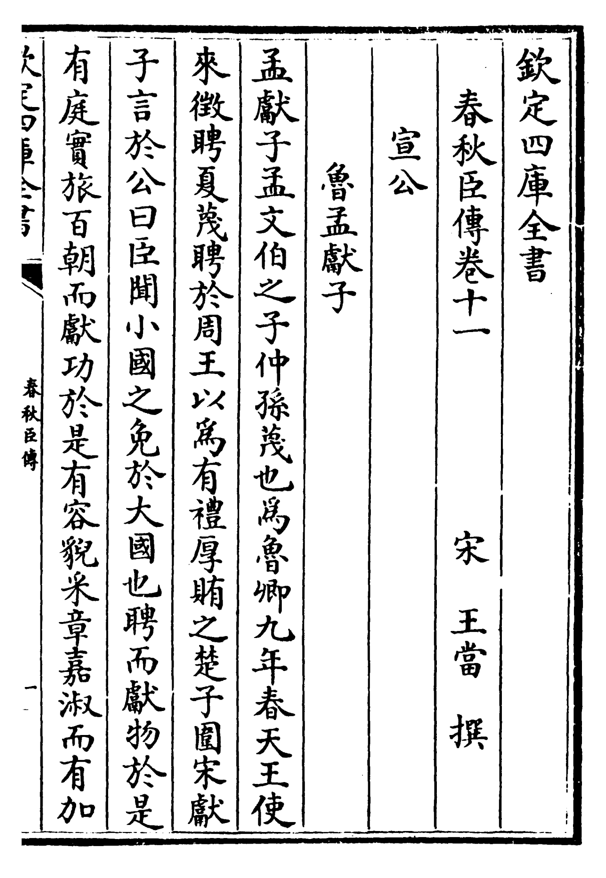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違也

賛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間然矣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狥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爲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爲利回不爲威屈古之闕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

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爲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别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葢原情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十



春秋臣傳卷十一

宋 王當 撰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爲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明年會楚子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晋吾兄為之

毁之重勞且不敢間獻子善觀人郤錡來聘將事不敬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其言子它是爲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未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蔿艾獵也父曰蔿賈叔敖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邱子薦之以

自代少馮虞卬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卬子喜入
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公平未治而人信
之十一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
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
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晉
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兹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爲無謀矣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魏錡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爲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更幣令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庳車王以爲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敎閭里盡高其梱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敎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

掌談語歳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㢘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後十世不絶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

之徵舒弒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爲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與已蘭曰予爲伯儵予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亡子羽不爲卿子

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子游是爲七穆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十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卒子子耳嗣襄十年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

之三士乎十月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 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爲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巳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爲左令尹成二年晉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嬰齊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子反告於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諫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貪效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足召讎敵也

春秋臣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十二

宋 王當 撰

宣公二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

野無奥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賔入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懐愛其貴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令雖朝也不才承王命以爲過賔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殺於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
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
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
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
于周見單襄公與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
曰微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
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
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

吾觀之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果死難十七年柯陵之盟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後悉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

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

也其始也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矣襄王十年靖公爲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 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采于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為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闕

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邲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問於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士伯為太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年

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秃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尫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莊王伐蕭蕭

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于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成六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乃歸鄭伯

贊曰單襄公知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體焉雖才

不見於用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單氏之謂乎士貞子明荀伯之賢身受其賞奕世載德薦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遷怒之為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陰禍也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反將以濟其邪自知其非而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罔也

春秋臣傳卷十二